



# 卷四十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  
 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史-編年-通紀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編號 B1333100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蓋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 周威烈王

### 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當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列侯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 新上二凡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命太常博士呂

才判定陰陽雜書

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

之叙實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現妄分五姓如張  
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諸韻至于以柳為官以趙為角  
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官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微  
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  
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  
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遺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  
謀之龜筮近時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  
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  
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  
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

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  
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  
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  
辰日不可哭泣遂莞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殯  
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  
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五月有星孛于太微

詔罷封禪

從褚遂良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  
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  
官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  
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胡氏曰  
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太宗使志寧  
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未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  
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  
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刺

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西突厥吐陸可汗殺沙鉢羅可汗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

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

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

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賂

遺詭詐為謀於外國。久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

尚書。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薛延陀攻突厥。

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

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

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

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

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

人畜凍死者什八九。世勣還軍定襄。

寅壬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

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徙死罪者實西州。

○括淳民附籍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夏六月

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如陰伺擊之。幾斃。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夫日用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

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則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或者以為冢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是以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是或一說也。太宗之詔。蓋不考於此。而失之。諸賢在朝。亦不聞以為不可。何哉。秋。七

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九月。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

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

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房玄齡、高士廉、馮元帥、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

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西突厥寇**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陸可汗既并沙鉢羅之衆

自恃疆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

方自咎耳。范氏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是故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若太宗之彊。西突厥咄陸可汗為其下所逐，遣使盛而可為乎。

### 立射匱可汗

西突厥咄陸可汗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泥孰啜泥孰啜部將。

胡祿屋襲擊之，咄陸走保白水胡城。所部諸闕請廢之，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帥諸部擊咄陸，咄陸敗之。使人招其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奔吐火羅。冬十月，郢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

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諡曰縱。范氏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它人乎？古之佞者，其始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於弑君而亡。許國是故堯舜畏之，而孔子以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許

### 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

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

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蓋蘇文弒其王建武**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弒其王。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兵尚書也。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

**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賊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于驪山**  
上獵于驪山，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以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上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

卯癸

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以張亮爲洛州

### 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出爲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卿且勿

言。待君集如故。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齊州都督齊王祐反。伏

誅。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怒。并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賣我以爲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鷹犬。効其左右數十人。上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賜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兵未至。齊

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上檢祐家文。夏。四。疏。得記室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

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疋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歸官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官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

太子承乾少有疋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歸官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官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



太子與之甚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  
娛樂。嘗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數  
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常樂童。與同卧起。上怒殺之。太  
子於宮中構室立像。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  
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  
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朋黨。太子  
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  
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豐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  
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為中詔。洋州刺史趙節。駙馬  
都尉杜荷。皆預其謀。割臂為誓。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  
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  
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  
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  
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  
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  
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

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  
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  
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不諫諍。免為庶  
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  
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  
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  
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  
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  
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  
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  
自負微功。恥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  
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承乾既獲罪。魏王泰  
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  
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  
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  
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

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尋徙泰為順陽王。司馬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

**下三品**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寮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

鬚灰可療。上自翦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

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

與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

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苦。○上自命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事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爲人謀，猶不可不忠。况

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旣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六月朔日食。○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請於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范氏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高士廉罷，仍同三品。○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胡氏曰：太子奉冢嗣之榮盛，朝夕視君膳

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馴至禍亂。承乾謀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其未之思歟。

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對曰：願且遷延，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

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薛延陀何患無君？又多以羊馬為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為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

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上不聽。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司馬公曰：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遣使冊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

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陪魏徵

碑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房玄齡等上高**

**祖今上實錄**。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范氏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矣。楊氏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

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范氏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讜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

萬一

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徙故太子承乾於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冬十一月。詔黜封德

彝贈謚。

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封德彝陰持兩端。上皇欲廢隱太子。德彝固諫而止。至是侍

御史唐臨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尚書唐儉等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改謚曰謬。

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

上嘗謂侍

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秋。

七月。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本文

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駁。况動神機。縱天辯。飾

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

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范氏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閉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王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太宗求諫。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

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倫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范氏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郭孝恪擊焉者。執其王

突騎支

焉耆貳於西突厥。朝貢多闕。郭孝恪帥步騎三千擊之。執其王突騎支。上謂太子曰。焉耆

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高麗遣使入貢。

却之

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郅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弒逆。汝曹不能

復讎。更爲游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

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

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十一月。上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璠已致仕。上以

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

但聽之。上聞涪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

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

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爲平壤大總管。帥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帥步

騎六萬。及蘭河降胡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爲勞費。昔隋煬帝

殘暴。高麗王仁愛。故不能成功。今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以逸敵勞。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

爲疑。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

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寢達旦。

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大亮爲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爲將作丞。自匿

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

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四匹。親



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諡曰懿故太子承乾卒○突厥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侯利苾可汗北

相攻侯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

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

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

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

情可見矣侯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

軍胡氏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

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

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

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

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

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

特異乎此豈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

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獸心則於可信將疑矣是以有征

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巳乙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惟馭肉飯雖春蔬亦

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病卒召至

封比干墓

殷詔謚

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咸悅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

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臨危制變料敵設奇

洒掃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

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

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

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

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三月

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

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

發定州

長孫無忌岑文本楊師道從上親佩

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夏四月諸軍至玄菟新城

李世勣軍發柳城多

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遼東副摠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

檢校中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夙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

薨上召許敬宗代之

李世勣拔蓋牟城

李世勣拔蓋牟城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

從軍自效上曰汝為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廩賜而遣之以其城為蓋州

五月張亮拔卑沙城

張亮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

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摠管王大度先登五月拔之獲男女八千口

帝渡遼拔遼東城

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既合戰唐兵不利道宗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卒之心上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

時世勳攻城已十二日矣。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六月降之。白巖

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勳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勳乃退。上受其降。以為巖州。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進攻安為其至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進攻安

### 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

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

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眾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

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眾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驛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范氏曰：太宗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治哉。

秋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

高麗兵

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

相與擊高麗兵破之。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子多彌可汗拔灼立。

汗拔灼立

初，真珠可汗請分國立其二子，皆為可汗。詔從之。至是，拔灼殺其兄曳莽而自立。是

為多彌可汗。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謂李世勣曰：安

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阮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

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頽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凡征高麗拔

者 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帝還至營州祭戰**

**亡士卒** 上至營州詔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命贖

**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上聞太子奉迎將至乃從飛騎三千人馳

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之上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侯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

**十一月易州司馬陳元壽** 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以罪免

元璠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璠官

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孫氏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對矣及太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也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蓋遂良後諫廢立被譖姦人從而譖之故洎子訴冤李義府助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又貞觀實錄敬播所修號為詳正許敬宗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胡氏曰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譖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邪孫甫辨之當矣然

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譬者何也太宗威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至三月畢從之

二十年春正月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遣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  
以罪死者七人流以帝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胡氏曰太

午丙

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也。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故不見答。既克延壽。又方驛報。太子自伐為將之功。道宗故不敢復言也。太宗於是志滿。而氣驕。所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也。與

**皇太子聽政**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殺刑部尚書張亮有反謀。

上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

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

歲餘。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閏

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為刑部侍郎。閏

**月朔日食**。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高麗王藏

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即蘇文也。上

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侍使者倨慢。屢違詔

改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六月。西突厥遣使入貢。西突厥

賈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使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秋八月。帝

**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

**使請吏**薛延陀多彌可汗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專

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

殺之。盡據其地。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兄子

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遣使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以為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上然之。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既渡磧。薛延陀拒戰。道宗擊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

喜請入朝。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

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梁武簡文。窮心釋氏。覆亡不暇。社稷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之量乎。可商州刺史。十二月。帝生日罷

宴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

行下。左。右皆悲。幸房玄齡第。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教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項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申公高士廉卒。士廉卒。上將往。孫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以敕勒諸部為州縣。回紇諸及樞出。登樓望哭。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

未丁

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范氏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  
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  
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  
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  
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  
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  
地間。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  
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  
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  
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伐  
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  
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眾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  
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  
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  
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  
遠。厭故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  
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  
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詔以來

年仲春有事於泰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

軍大總管伐高麗。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

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  
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  
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范氏曰。太宗以蓋蘇文弑  
君。故舉問罪之師。誅其賊。弔其人。置君而去之。則德刑  
舉矣。伐而不克。益發忿兵。欲擾之。使不得耕稼。則是為  
寇非禦。夏四月作翠微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  
暑。命修終南山大和廢

宮為翠  
微宮 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以李素立為燕然

府。臯蘭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

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問侍臣曰。自古

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

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

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

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

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

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

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

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五月帝如翠微宮

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裹供奉。初。昌齡與王公

治。皆有文名。考功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

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

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胡氏曰。太宗於皇甫德

參。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賞之。以官。于以見在位

日久。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日新又

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蓋聖學不傳。雖納諫

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也。李世勣

破南蘇城 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數城。高麗多以李

緯為洛州刺史 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

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秋七月。作玉華宮。○牛

髭鬚。上遽改除洛州刺史。秋七月。作玉華宮。○牛

進達拔石城。○八月。詔停封禪。以薛延陀新降。土

故。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

也。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也。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也。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也。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煖羊胛適熟。立子明為曹王。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日已復出矣。

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發江南工人造

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大船。欲復征。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車鼻。本突厥同族。頡利之敗。諸部欲立之。時薛延陀方疆。車鼻不敢當。帥眾歸之。薛延陀以車鼻貴種。有勇畧。

恐其為後患。欲殺之。車鼻逃去。建牙金山之北。自稱可汗。突厥餘眾稍歸之。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子入

見。又請入朝。遣使徵之。車鼻不至。徙順陽王泰為濮王。○十二月。

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茲。龜茲王訶黎布失畢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

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將兵擊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上作帝範十

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

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

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

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

可不慎哉。○初羣臣或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

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中書令馬

申戊

周卒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

機務○遣薛萬徹伐高麗○以長孫無忌檢校

中書令○結骨俟利發入朝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

至是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

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

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

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帝如玉

華宮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

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

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

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

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坐有伏闕

訴冤者仁師不奏也三月故隋后蕭氏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塋江

都夏四月遣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降之

○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吐陸既奔吐火羅部落亡散其葉護阿史那賀

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初中天竺皆臣之王

玄策奉使至其國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

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吐蕃

泥婆國皆遣兵赴之玄策帥之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

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

歸宋公蕭瑀卒

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

禰子銳嗣。初，銳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為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命即瑀第營之。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

齡卒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有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

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命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諡曰文昭。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

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秋八月朔日食。九

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雅

眉邛州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劔南隋末無寇。屬者

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然。范氏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及其不服。則又不能反已。至欲傾天下之力。以逞其志。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身。四方猶手足。師役。手足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十一月。奚契丹內屬。皆被其痛。豈愛身之道乎。

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閏。十

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阿史那社

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奔龜茲。社爾遣兵擊斬之。進屯磧口。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社爾追擒之。那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之眾襲殺孝恪。驍衛將軍曹繼叔等擊那利。獲之。社爾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為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遣驍衛郎將擊突厥車鼻可

汗。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

酉巳

徵官○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

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無忌宗以利啓其心也

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上苦

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命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以

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李輔為中書令○六

月太子即位

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

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

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改官名犯先帝

諱者。先是太宗二名。今天下不以長孫無忌為太

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秋八月。

地震。晉州尤甚。壓葬昭陵。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

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內。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



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為資矣。胡氏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彊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賢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謹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慈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爭為己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間。太甲成王。豈有是邪。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然伊周能使太甲成王為商周之賢王。而猶不能使之為湯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矣。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冬十二月詔濮王泰



開府置僚屬

庚戌

高宗皇帝末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詔衡山公主俟喪畢成昏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

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范氏曰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

君臣之義矣秋九月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侃

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於鬱督軍山統其餘眾於是突厥諸部盡為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自是北邊無寇

三十餘年冬十月李勣解僕射仍同三品○以褚遂

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

奭同三品○秋七月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

自立為沙鉢羅可汗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

辛亥

討之

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以其衆叛。擊破射匱可汗。併其衆。自號沙鉢羅可汗。西擊射匱。滅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至是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三萬。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八月。以于志寧。張

行成爲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爲侍中。○冬十一

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三年春正月。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

貢。○梁建方等大破處月。朱邪於牢山。先是處

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魯相結。建方破之於牢山。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建方逗留。高德逸

教令市馬。而自取駿者。上以其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請。以其馬實中廐。上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

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以褚遂良爲吏

部尚書同三品。○二月。帝御安福門樓觀百士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爲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

易。朕已焚此鞠。莫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范氏曰。高宗即位之初。問民疾苦。尊禮輔相。察道裕希旨而

自責。觀胡人進戲。而自戒。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

佞也。可不戒哉。三月。以宇文節爲侍中。柳奭爲中書令。韓

瑗爲黃門侍郎同三品。○秋七月。立陳王忠爲

太子。

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九月。以中

書侍郎來濟。同三品。○冬十一月。濮王泰卒。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

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

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

官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

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

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

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

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

恪。高陽。已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

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乂。宇文節。江夏

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

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胡氏曰。唐

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

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

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歎。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

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

丑癸



以遺愛絀元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  
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李勣

為司空○秋九月北平公張行成卒以褚遂良

為右僕射○冬十一月以崔敦禮為侍中○十

二月高季輔卒○西突厥咄陸可汗死乙毗咄

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與沙鉢羅有隙擊破之尋復為沙鉢羅所併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初蕭淑妃有寵

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

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

之陰命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

權數初入宮屈體事而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

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

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

士護預焉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在萬年宮

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

乎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

漂溺三千餘人六月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家胡氏曰謂治

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修行旱不為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

唐室邪。何人謀之。忽。柳奭罷。奭以王后寵。冬十月築。不如天意之昭也。

**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

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

路。遂赦之。○上嘗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互觀顏

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不至肆情

曲法。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上嘉納之。

胡氏曰。常情易私而難公。况帝王位尊。威福自我。雖格

以公道。猶肆於情欲也。况為開其私邪之路乎。高宗以

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勸其君正身。以率臣下。其

私徇曲法者。刑責加焉。則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

人情。其為蠹政。豈有既邪。○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

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

上悅。為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

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

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

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

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范氏曰。

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

諧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

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

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

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

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

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

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

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

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春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等擊高麗。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收三十三城。新羅王遣使求援。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擊高麗。既渡遼水。高麗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

夏五月遣屯衛大將軍程知節討沙鉢羅。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唐因隋制。後官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秋七月。貶柳奭爲榮州刺史。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爲厭勝。禁不得入宮。因并貶奭。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倫。德倫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相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八月始置負外同正官。以裴行儉爲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召長孫氏。行儉坐左遷。

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召長孫氏。行儉坐左遷。

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官。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

開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舍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始壯勿取

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

### 武氏為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

嫺之間。未曾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乞加褒賞。上以表示之。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朝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

陽。不敢歸長安。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也。惡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

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

### 為皇太子

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

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

### 二月贈后父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夏免



山東丁役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來

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六月。詔以高

祖配昊天於園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崔敦

禮卒。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

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羨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

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九月。括州暴

風海溢。冬十二月。程知節討沙鉢羅不克。免

官

程知節引軍至鷹婆川。遇西突厥前軍。摠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擊敗之。副摠管王文度害其功。矯稱別

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定方言於知節曰。上以公為大將。必不更遣軍副專其號令。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欲殺之。而取其資。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減死除名。知節亦坐逗遛免官。

二年春正月。遣蘇定方等復擊沙鉢羅。三月。

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夏

巳丁

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遣天竺方士歸國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娑羅門諸

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不及行而死。

秋八

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

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奭象州。劉洎之子訟其父冤。言為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為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為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胡氏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

刑。治亂所擊。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之子欲雪父冤。以褚令罪逐。故假以為名。庶其必行。彥璋之言。雖為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名則非。不可不察也。

詔廢六天之祀合

方丘神州為一祭○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

為中書令○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

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

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

午戊

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給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濠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以洛陽宮為東都。詔禁僧尼受父母及

尊者拜。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祥道

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一千四百有餘。內文武官。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

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林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

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初。龜

布失畢妻與其相那利私通。由是君臣猜阻。互來告難。上兩召之。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大將羯獵顛發眾拒之。詔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擒羯獵顛誅之。乃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高昌

但為西州。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

義府為普州刺史。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

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以許敬宗為

中書令。辛茂將為侍中。鄂公尉遲敬德卒。敬

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諡忠武。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圜師參知政

事。○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后武

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

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雋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為獄辭。結奏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

### 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

錄。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

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既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

之。由是舊望不減。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為昏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以許圉師為侍中。

辛茂將卒。○詔許敬宗議封禪儀。太宗請以高祖

太穆文德二后。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太宗俱配上帝

並配地祇。從之。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翰。詣

黔州。再鞠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貶高履行為永州刺史。于志

寧為榮州刺史。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坐貶者十三人。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冬十月。思結反。遣蘇定方討降之。

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頒賜有

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夏四月。還作合璧宮。○六月

朔日食。○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梁王忠年寢長。頗不自安。

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盧承慶免。○遣蘇

定方等伐百濟。降之。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

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直趣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百濟王義慈降。百濟故有五部。

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郎將劉仁願鎮百濟府城。定方前後滅三

國。皆生擒其主。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上初苦風眩。不能視

庚申

卷之四十一

五

酉辛

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麗自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麗於沮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鼓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乃還。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凡府八。州七十六。徙潞王賢為沛王。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回紇同羅僕固

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討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









卷之十  
六

